

目錄

推介序	范迪安	02
推介序	鄧偉雄	04
推介序	郭東杰	05
推介序	趙堯剛	06
自序		07

輯一 港島——歷史拾遺

【一】上環	10
【二】北角與東區	24
【三】灣仔	36
【四】香港仔與南區	42
【五】西環與西區	48

輯二 九龍——唐樓雜憶

【一】深水埗	62
【二】九龍城區	82
【三】觀塘區	94
【四】黃大仙區	106
【五】油尖旺	116

輯三 新界——村落尋幽

【一】元朗區	140
【二】荃灣與葵青區	150
【三】沙田、大埔與西貢區	160
【四】北區	166
【五】離島區	174

結語	187
----	-----



港島

【輯二】

歷史拾遺

【一】 上環



《似水流年》這幅水彩畫，取景自上環蘇杭街，繪於2020年。繪畫時使用了較溫柔靜謐的藍綠色，希望將女性力量渲染出來，配以水彩獨特的濕中濕技巧，讓歷史風景層層疊疊，恍如水墨畫，滲透出此區富含中華文化底蘊的一面。

第一章會帶大家走進港島不同區域，在街道散步，尋覓歷史和發掘美感。第一站是個人最喜愛的地區——上環。

上環位於香港島中西區的北部，東邊界線為鴨巴甸街、永吉街，西邊界線則為威利麻街。南邊的皇后大道中連接着中環和上環。追溯至英治時代早期，約1840年代，上環屬維多利亞城「四環九約」¹其中一環。當時的英國人主要住在中環，而上環則一直是華人聚居之地。從中環緩緩走到上環，不難感受到一街之隔，兩區也有着截然不同的人文氣息。中環是香港的中心商業區，車水馬龍，人人步伐急速，暢談商業財經；但一踏入上

¹ 四環九約，是香港開埠初期港島「維多利亞城」內的行政區規劃。四環即西環、上環、中環、下環（今中銀大廈至銅鑼灣一帶）；九約則是各環內的細分地段。

環，行人的步伐節奏彷彿瞬間放緩，讓寫生者也能眺天望地，好好品味一番。

對藝術愛好者來說，上環是充滿「仙氣」的地方，有許多中西畫廊、街頭塗鴉，藝術氣息濃厚，在街頭巷尾都能找到歷史建築與文物的蹤影。上環的歷史與藝術感，可以從一個個可愛又通俗易懂的街道別名體現出來，例如：高陞街，又名「藥材街」；摩羅街，又名「古董街」；文咸西街、德輔道西、永樂街等組成的「海味街」；以及較新的「畫廊區」：蘇豪區、荷李活道等等。此外，這裏亦有不少歷史建築及古蹟，英治時期建築俯拾皆是，當中包括西港城（舊上環街市北座）、醫學博物館（舊病理學院）、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必列者士街會所、孫中山紀念館等；至於中式古建築方面，最著名的要數清道光年間（1840 年代）建成的文武廟。

上環區的成型，據傳亦跟清代太平天國之亂有關。當時許多華人為逃避戰火來港，在上環落腳。憑着他們的資金和營商經驗，上環很快便發展成華人的主要商貿區。當時最靠近海傍「三角碼頭」²的蘇杭街和文咸西街，成了香港早期轉口貿易集中地。時至今日，該兩條街道附近仍充斥着沿海交易產業如海味、茶葉店舖。儘管時代變遷，上環開始吸納不少新式商店，但海味街、南北行等等這些歷史標誌，在上環街頭依然隨處可見。

而在區內老店門外高懸的招牌，堪稱「字型博物館」！中國書法性質上屬於表意文字（Ideographs），一體兼具形、音、義，能夠活現街道的性質和氣質。這裏的招牌字體選擇較為典雅，除了端正的楷書，一些茶葉舖、

燕窩店還會選用較罕見的行書、草書，由於字速輕快、線條流暢，令上環區的文藝氛圍更加具象化。

街道上的招牌和字體，將不同行業的氣質勾勒出來，若配上寫生時的現場體驗，例如海味街濃烈的鹹鮮氣味、活潑的舖頭貓等等，能令畫家吸收視覺以外的元素。街頭寫生，當然會受到時間、物料的限制，但這亦是很有趣的「第一手材料」收集體驗。我通常都會在街道上繞幾圈，甚至隨機找一家餐廳吃東西，又或進去舖頭閒逛一下，從視覺、聽覺、嗅覺、味覺及空間感等不同層面，好好感受一下這個社區。頓時覺得自己有點像記者，甚至是更主觀些的觀察者，再加上自己在這區的回憶，混合成一個印象後，才繪上畫紙。筆下用水彩渲染出來的上環，總充滿一種浪漫氣息，滲透着點點物哀感，可能是知道許多景物都面臨消失的危機吧。



上環街頭寫生的照片紀錄（攝於 2018 年）。



² 香港歷史上曾經存的一個碼頭，位置在永樂街以西，現上環消防局和皇后街之間。

《海味街》（左圖）與《都市探險》（右圖）兩幅水彩畫，分別取景自文咸西街和文咸東街，創作於 2018 與 2017 年。上環街道各具鮮明特色，其中有兩條街道都叫文咸街，但是並非完全連接。東西兩條文咸街都是昔日「南北行」的其中一個集中地，所以也有「南北行街」之稱。



2021年創作的《摩羅上街現場寫生》水彩畫。技巧上，比起早期畫作，這幅寫生更大膽一點抽取視覺元素，例如古董攤位、招牌的書法，並以黃、綠、紅為主調。話說摩羅街這個街道名稱，源於香港開埠初期這裏聚集不少印度水手與士兵擺賣貨品。到二十世紀初，居於摩羅街的印度人已陸續遷離，後來只剩十多戶；街道商舖亦由經營字畫、古董等雜貨的華人進駐，聞名至今。直到繪畫當天，街道仍滿佈大大小小的古董雜玩攤檔和店舖，歷史氣息濃厚。



這幅《搭棚中的蓮香樓》繪於2021年。蓮香樓前身是廣州號稱「蓮蓉第一家」的糕酥館，於清光緒年間改名「蓮香樓」（宣統年間再易名為蓮香樓），是一家百年老茶樓。雖然穗、港兩店在經營上早已脫鉤，但香港蓮香樓絕對是弘揚廣東飲茶文化的推手之一。繪畫蓮香樓時，剛好碰上其外牆招牌搭棚的一刻，竹棚形成幾何線條，令畫面添上一絲脆弱感覺。可惜蓮香樓已於2022年8月結業，此畫頓成追憶。

嘉 咸 街

還在港大求學時，我經常有機會在上環區散步，將眼前看見的景貌用較寫實的筆觸記錄下來。若要在上環尋找我獨特的記憶點，除了街道寫生，就要數嘉咸街和石板街了。

嘉咸街名字起源已不可考，有說是紀念英國政治家 Sir James Graham (1792 - 1861)，另有指是紀念英軍將領 Sir Fortescue Graham (1794 - 1880)。這條街上最出名的存在要數至今已約 160 年歷史，全港最古老的露天市集嘉咸街街市。2014 年我聽聞該百年濕街市快將拆卸重建的消息，遂跟隨寫生前輩們到這裏作畫聯署申請保留。在「卑利街 / 嘉咸街重建計劃」下，這街市將變成私人住宅及嘉咸市集，而街道原有的十七間檔乾貨店及食肆須於翌年遷出，另十一檔濕貨店則可待至新鮮貨市場落成後繼續經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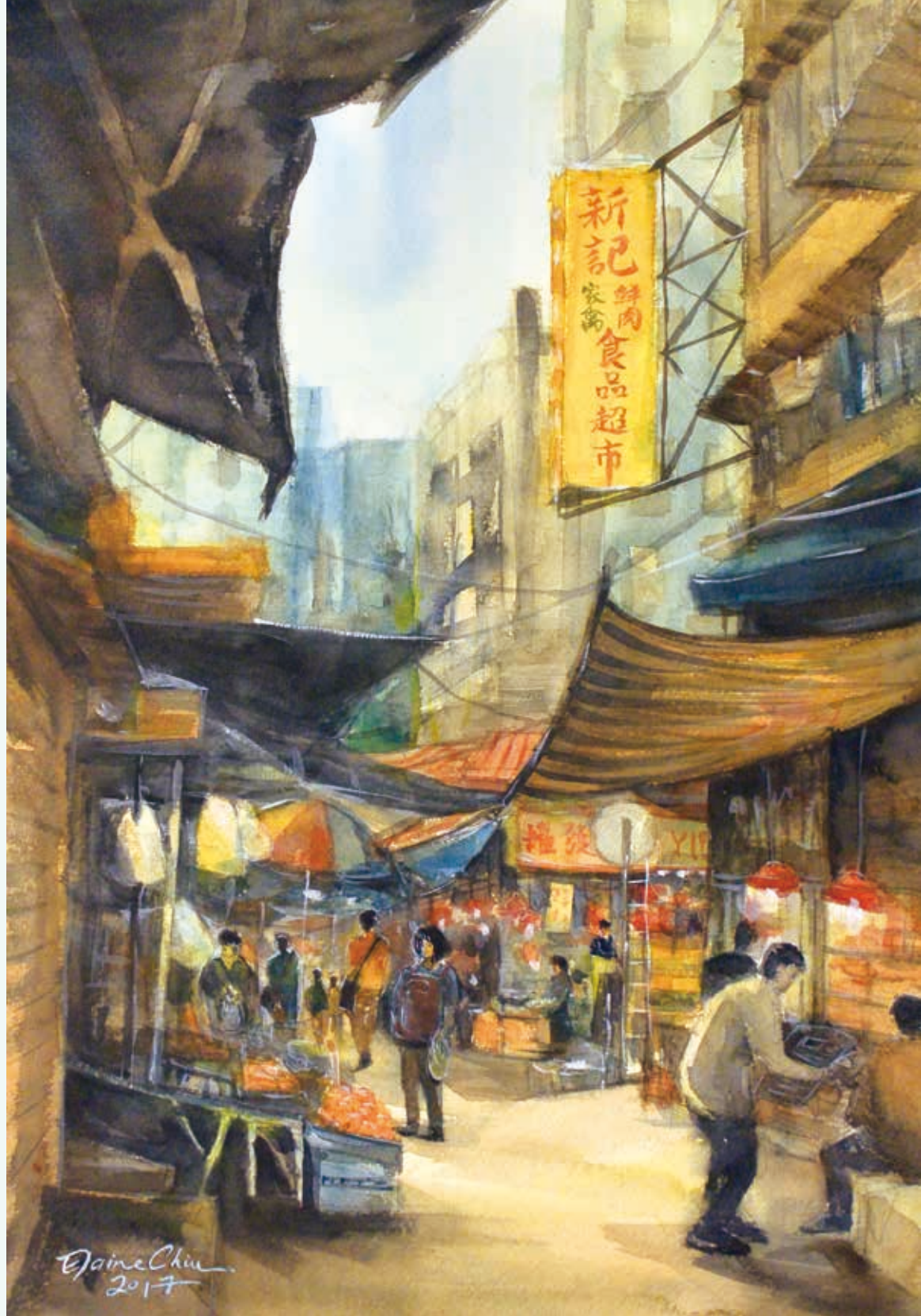


《嘉咸街街市》鋼筆畫（上圖），繪於 2015 年。當時跟隨前輩們到這個百年濕街市為聯署申請保留而寫生。至 2017 年，我重回舊地，創作了水彩紙本《嘉咸街街市》（右頁圖），再次繪下這個百歲街市的日常景色，畫面使用了較溫暖的色調，希望復原其舊貌。

2015 年商戶遷出限期屆滿前，七十年老店新景記麵家將最後兩天的全數生意額捐給護老院，吸引不少市民來光顧緬懷；亦有餐廳因堅拒遷離，加上民眾不捨心情，引發了堵路行動。當年，我第一次感受到在重建巨輪下，百年歷史景色可以變得如此脆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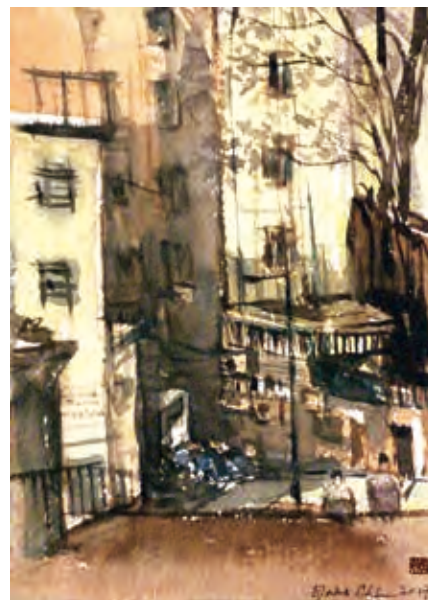


2015 年，我跟着前輩們到嘉咸街街市寫生。





《舊城小愛》(左圖)與《安然》(右圖)兩幅水彩畫，分別創作於2016年和2018年，不約而同以「叮叮車」為主題。《舊城小愛》繪下電車駛到紅磚外牆的西港城(舊上環街市北座大樓)一刻，粉紅色調融入整幅畫，頓時浪漫非常。《安然》取景於上環干諾道中電車路，日落時分，電車緩緩轉彎之際，好像將時間定格下來，帶點超現實感覺：道路原本車輛奔馳，甚麼回憶都留不住；但只要電車慢慢駛過，就如時間囊般將社區文化、時間與情懷承載起來。



《上環小巷》現場速寫系列(2017年至2018年)，分別取景於上環卅間(左上圖)、石板街後巷(右上圖)及永樂街巷子(下二圖)。英國藝術理論家 William Gilpin 在 1768 年提出 Picturesque 藝術理論，鼓勵藝術家在平凡角落中另覓柳暗花明的景色美學。受此啟發，我學到不一定要在上環尋找宏偉 (Sublime) 景點，而是嘗試用尋寶者的眼光發掘一些殘缺 (Ruins) 和具前後層次的美感，採取畫中框的構圖，建立前、中、後三個層次的景色，將畫家視角透過密密麻麻的招牌小巷呈現出來。

石板街

石板街，正式名稱為砵典乍街，在 1858 年以香港總督砵甸乍命名，現時屬於一級歷史建築。石板街連接上方的荷李活道以及下方的干諾道中，有別其他尋常的道路設計，石板街利用一凹一凸的石塊砌成街道，既方便行人上落陡峭的中上環街路，也有助雨水從兩旁瀉走，也讓「石板街」這個簡明易記的別稱流傳至今。

在寫生時喜歡探尋怎麼樣的街景？石板街給我很大的啟發。記得讀高中時，還未懂得如何發掘和尋找自己喜歡甚麼風景，在繪畫一些著名景點如天星碼頭、尖沙咀鐘樓、海洋公園等的過程中，接觸到了鼎鼎大名的石板街。這條街道於商業區中創造了一道歷史風景線，窄窄的斜路兩旁聚集着鐵皮排檔，街道更緊貼着幾條主要交通大道，包括繁華的皇后大道中、荷李活道等。這個強烈的對比，驅使畫家必須作出很迫切的素材取捨：該站在歷史的一方，還是商業的一方？當時我開始意識到，寫生不只是客觀的「搬字過紙」，每一筆、每種構圖都反映了個人立場和選擇，假如運用得宜，畫面就能建立出鮮明的故事與訊息。

石板街豐富而混雜的街道字型學 (Typography)，也引發出一些我對於「身

兩幅《石板街》水彩畫分別繪於 2016 年（左圖）及 2017 年（右圖）。受到 Gilpin 的理論啟發，與其把景色描繪得光鮮、宏偉，倒不如將石板街的歷史痕跡表達出來。善用前景的簷篷，將街道透視縮小，讓街頭探險感覺呈現出來，更希望主動尋找「平凡中的不平凡」美學。

份」的思考。歷史悠久的石板街，經歷過英治初期，到戰後經濟騰飛的日子，兩旁的小排檔應運而生，從老照片中可以看到檔鋪種類多樣化，包括皮鞋、影樓、裁縫等，應對來自五湖四海的中外客人。由街道拾級而上，從低至高穿梭於層層疊疊的店鋪招牌下，這個有趣的觀賞形式，在我眼中好像一幅立體拼貼畫，將霓虹招牌、手寫中文書法招牌、勾線英文書法，甚至混雜日文、法文的廣告牌等等，一次過呈現眼前。這種視覺衝擊，除了帶來美學上的啟發，更迎面拋來一個問題——香港的視覺文化身份，究竟是怎麼樣的呢？

繪畫街景時，通常都是從第一身視覺出發。個人很喜歡這種自然的角度，透過畫面直接反映眼前的街道風景，讓所有人都能輕易代入其中。然而，隨着愈畫愈多，看着香港風景，感覺也像看着自己，難道自己的身份不也是同樣的混雜、多元、難以尋根究柢？不也是處於中西的夾縫，每時每刻都要選擇自己的文化角色和定位嗎？

篇末，我要感謝石板街和上環的各處街景，讓我從尋找寫生對象，建立起「追尋自我」的初步意識。可能正因這樣，我繪的上環，也有點像自畫像，又或者是給上環的情書。



讀中六時創作的《石板街》水彩畫，首度意識到寫生不只是客觀地「搬字過紙」，而是反映了個人立場和選擇。



每一幅上環的畫作，都是我寫給上環的情書。